



疑案内幕

(美) 梅·迪克逊·赛克并
加斯顿·朱恩斯 著

疑案内幕

【美】梅·迪克逊·赛克 执笔

加斯顿·朱恩斯 口述

黄川谷 岳诚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字数180,000

1988年12月第1版·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0,000

ISBN 7-80040-124-3/I·109

定价：3.50元

I247.5
3591

疑案内幕

〔美〕加斯顿·朱恩斯
(梅·迪克逊·赛克井执笔)
黄川谷 岳诚 译

昆仑出版社

1988年 北京

内容提要

这是轰动一时的一个真实事件。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执政总统哈定及其夫人、情妇、政府要员和经济巨商们在短短一段时间先后神秘地死去……。而唯一生还的便是总统夫人的私人大侦探，他，九死一生，从监狱释放，作为轰动世界奇闻的唯一见证人，出于职业道德将其记录本事件全部过程公布于众。其中情、权之争；总统借助于大他九岁的夫人的力量如何登上宝座为寻求欢乐而私养情妇；官员们如何利用总统的私情把柄搞了震惊全国的中饱私囊的行动。其中情节复杂、盘根错节，有情往情杀，有权力斗争，有黑社会与议员的勾结默契，有商品社会中的勾心斗角，五花八门令人胆战心惊……原本轰轰烈烈的世界，瞬时间平静下来，参与事件的人纷纷脱离人间，神奇吗？但却是历史的真实。

目 录

- 第一章 我出了亚特兰大监狱
- 第二章 私人侦探
- 第三章 疯狂的舞夜宴会
- 第四章 秘密的“温柔之家”
- 第五章 调查股票交易所
- 第六章 莫非他迷上了南·布里顿小姐
- 第七章 他们不正当的关系什么时候开始的？
- 第八章 布里顿小姐的书信和日记
- 第九章 被刺伤了的感情
- 第十章 手表、项链、金戒指
- 第十一章 列车上的跟踪
- 第十二章 他有生育能力吗？
- 第十三章 危险的幽会
- 第十四章 调查她的生活史
- 第十五章 一场激烈的夫妻冲突
- 第十六章 大难临头
- 第十七章 警告
- 第十八章 “一定要把他干掉”
- 第十九章 相互勾结
- 第二十章 私营中饱、贪污、贪污
- 第二十一章 是他杀？还是自杀？
- 第二十二章 灭迹

第二十三章 “我对他的爱变成了恨”

第二十四章 “命运之子”

第二十五章 他神秘地死了

第二十六章 只有我一个人还活了下来

给撒克夫人的一封信

译者的话

第一章 我出了亚特兰大监狱

1928年7月19日的下午，当我这二百磅重的六呎之躯步出亚特兰大监狱铁栅栏大门时，我几乎高声说出“要是我加斯顿·米恩斯说出真象的话来！……”在狱三年之后，我是第一次又呼吸到了甜美而净洁的空气，这属于上帝的外界的空气！

尽管毁谤交加，我——加斯顿·米恩斯，此时此刻，还能客观地看待自我，“遗世而独立”的自我。我深切地感到，这次被公开诬蔑，在世人面前给我打上烙印的结果，完全是由于自己各种高度发展的掩饰能力所造成的。自幼年起，就在那种培训调查人员和侦探人员的严格生活中成长，日积月累，耳濡目染，已是习以为常，根深蒂固。我想到，我必须看清楚，如像许多月在铁窗暗室，我经常想到的那样，我加斯顿·米恩斯，是唯一尚在人间洞悉有关许多政治、社会、金融及国际秘密的人，而这些秘密一旦公诸于众，必然会产生爆炸性结果。

我站在门外，向狱警点头道别，他落锁开门，轻巧异常，我掉头迈步，沐浴于新的自由生活的第一道光辉之中。猛然，我心潮起伏，往事历历，幕幕悲剧，浮现眼前，那些

熟知秘密的人们，鬼影联翩，列队而过，那是：C·F·克拉默、杰斯·史密斯、劳耶·瑟斯顿、约翰·J·金、C·F·哈特利、沃伦·G·哈丁、弗洛伦斯·克林·哈定夫人、索耶将军，最后，还有托马斯·B·费尔德——自杀、暴死，无一幸免，全都不出所料。

知道内情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啊！

我的命运又将如何？

我自知是一名优秀的侦查人员，我的死敌也都承认这一点。我也自知我懂得如何保持缄默，因为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由于我善于掩饰，我更自知，即使最狡黠的盘问者多次拷问，也不能发现我所不愿吐露的情节。现在我应该说出吗？现在我必须说出吗？现在我愿意说出吗？为了自我辩护，我愿意揭出哈定政府的内幕吗？

为什么我应说出这些内幕呢？

一闪念间，T·B·费尔德暴死——自杀或是谋杀——的情景，蓦然涌现在眼前。他的死，对我来说，是会带来幸运呢、还是会带来不幸？我深信，而且许多别人也深知，如果他尚健在，他早已万事俱备，即将向世界揭露这件丑闻。民主党总统后选人约翰·W·戴维斯在其接受提名演说中称为“那些暗淡的岁月”。费尔德上校的意图，是为自己辩护。我也采取他的办法吗？还是保持缄默？

我是如何知道费尔德上校的意图所在的？

费尔德上校能够从头到尾叙述哈定政府的全部情形。他

是我的辩护律师，在审理我的案件期间，始终参与其事。他是前美国司法部长哈里·M·多尔蒂先生的挚友，也是杰斯·史密斯及其他与哈定秘密事件有牵连的人们的知交。

在我遭到监禁期间，许多与费尔德上校过从很密的人们曾来探视，其中还有一位前州长和一位参议员。另外，我也曾数次由监狱被解往纽约城，在对前司法部长哈里·M·多尔蒂和哈定政府外国财产管理局局长托马斯·W·米勒进行检举时，假若我同意，本想利用我提供证词。

这些探视和作证活动，自然而然地为我提供了机会，能够与费尔德上校探讨当时各种情况，他即曾是我的辩护律师，又因与我一起牵涉到“玻璃箱案”而被宣布有罪。费尔德曾对我说，如果最高法院拒绝重新审理其案件，如果不取消其罪名，不撤销其罚款，他就决心将全部事实公诸于世，即使情节骇人听闻，也无所顾虑。因为罪名、处分是强加于他的，而正是这些原因，才把他逐出了法律界。

最高法院拒不复审费尔德的案件。

费尔德立即开始其揭发材料的准备工作，离开纽约城，前往南方。

临行之前，他曾写信告诉我这些意图，并谈到将在亚特兰大监狱与我晤面，这样，我就能把保存下的各种文件和记录供他使用，会大有助于实现他计划中的揭发行动。他确信，这将使他辩明无罪。

费尔德上校先去其故乡佐治亚州都柏林城，取出藏在那里的文件和记录。然后又到佛罗里达州，与各方人士进行

接触。从佛罗里达州，他又前往佐治亚州萨凡纳城。他曾向我叙述其计划的梗概，表示无论我是否同他协作，共同揭露。是否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证实他的声明，他将决心把全部事实告诉美国人民，呼吁他们给予公正无私、光明磊落的评判。此后，我便得到费尔德上校的电报，说明他已登上旅程，前来亚特兰大，与我晤面。

费尔德自离开纽约城那一天起，就已被置于经常监视之下，他的意图，也被有关各方探悉，如果他一旦揭出内幕，使其真象大白于天下，有关各人员将会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

费尔德上校在萨凡纳停留下来，他的计划即就此中止。揭露的事实尚未见报，我就已经得悉他猝然死去的消息。

不久之后，各报刊出有关费尔德上校死亡的报道，纽约及华盛顿各报同时转载。

並未进行尸体剖检。据说是死于“酒精中毒”。就是在他将要离开萨凡纳、前来亚特兰大监狱探视我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已死去。

这件事是两年前发生的。

我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空气时，心情沉重，因为知情者只有我尚在人间，天晓得现在我的命运如何？下一步该是什么样子？

我获释了！我站在监狱大门的台阶上，妻子站在我的旁边，一个瘦小的女人，却是那样地勇敢、坚定，无所畏惧！只有10岁的儿子，站在我的另一边。

是的，我获释了！我已付出代价！官司已经吃完！天哪！我已付出足够的代价！现在，再没有人能把我怎么样了？但是，我蓦然想起，在监狱围墙里我向监狱长斯努克先生告别时，他的临别赠言：

“加斯顿！你要当心一点啊！不要忘记，威尔布兰特夫人或别的有权有势的人，如果重新提出被撤回了的控告，从法律上讲，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作法虽然没有先例，但是合法的，完全可能的。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啊！”

“要是我加斯顿·米恩斯道出真情呢？”

我知道，几年来这一问题也一直蕴藏在人们的心中。不少编辑、出版商，不少新闻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设法试探我的口气，想作一笔交易。我知道，许多新发迹的豪富曾经疑虑重重，彻夜不眠，不知道我加斯顿·米恩斯是否会道出真情。我更知道，哈定政府时代的华盛顿要人们，每想到真象大白的可能性，又是如何惊慌失措，呆若木鸡。而后来，加斯顿·米恩斯被投入联邦监狱的消息，又是怎样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加斯顿·米恩斯无法揭露真象了！亚特兰大的“巴士底”的阴暗的灰色高墙禁锢着他，保证了他的彻底沉默。

我沉浸在回忆之中：那些高级官员们受审，消息何等耸人听闻，然而审判举行了，花招玩过了，事过境迁了。当时一幕一幕地给了大众层出不穷的，富于讽刺意义的娱乐。又给我国的邻邦提供了不少的丑闻。然而，加斯顿·米恩斯却

身陷囹圄，默然无声。

好了，时光在不停地流逝，任凭你把真理埋进坟墓，但是，真理终要出现。上帝的意旨，无可抗拒的生活规律，都不愿使真理“长眠”。

我和妻儿并排走下了那长长的花岗岩石阶。我扶持他们坐进友人派来的汽车，然后，我同一名法警乘上了另一辆车。法警把我领到警长办公室，我在释放证上签了名，便匆匆赶到妻子和儿子逗留的旅馆。

她们在房间门前等候我。妻呀！儿呀！对我是那样坚贞，是那样忠诚，纵使我遭到这样的不幸，也毫不动摇，毫不灰心。这桩憾事，我对她们又怎能弥补呢？我之所以还要活下去，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也没有什么别的目标，恰恰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啊！当摆脱一切纷扰，把生活减低到只有一个目标、一种因素的时候，那就要简单得多。几年的禁锢岁月，的确已为我提供了这种条件。

我终于获释了！我没有得到一天的假释待遇。虽然我表现良好，因而亚特兰大市负责假释的委员会曾提出给我假释的待遇，但华盛顿的司法部却不予批准。他们已报尽其迫害之能事，我坐牢也坐到最后一分钟。

唉！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我一文不名。尽管我经手过成千累万的钱，但我身在缙绅，一文不名。三年来，妻子在比卡罗来纳康政德市一所中学任教，收入微薄，母子勉强度日。

我有一张监狱长给我的支票——15美元，这笔政府慷慨

赠予的大方的补偿费，三年铁窗生涯的补偿费——15美元。

这个问题经常萦绕在我脑际，我应该把全部事实公之于众吗？许多人曾这样劝我，妻子也一再劝说，道出全部真象，既不为博得公众的同情——远非存此奢望，也不求个人自我辩解——因为就辩解而论，我知道我曾违犯法律，受过刑罚，而是出于一种完全彻底的责任感。

我并非作家。对出版一道，我毫无所知。我始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侦察员。我认识一位住在纽约的妇女，她是作家。于是我前往纽约，在河滨大道她的家中见面。

我们研究了撰写我的回忆录的问题。她介绍我和一位出版商接洽。由于他们坚决要出此书，不到一日，就商议妥当。我们决定，故事应以我所知道的有关导致哈定总统神秘死亡的种种政治、社会阴谋为主题。

哈定政府时期，我是一名侦察员，与威廉·J·伯恩斯同事，他是司法部侦察处处长。我也曾受雇于哈定夫人，由政府委派我去为她工作，担任私人侦察员。由于其他知情者都已不在人间，我成了唯一洞悉那些年代白宫全部秘史的人。

关于哈定政府的书，已经出版不少。真象始终未曾揭出，那怕是一本呢，也没有涉及。树大易招风，位尊易遭谤，其位愈尊，其谤愈甚。确实，哈定总统的情形，正是如此。我的目的就是把事实公之于众，请美国全体人民来作法官和陪审团。

哈定总统死时，公众所流露的伤感之情，给这个国家的悲剧和不幸蒙上了一层薄纱；这层薄纱要揭穿，不是凭热望中的想象，而是靠冷酷无情的历史真实。

我也完全明白，我会被看成一名撒谎老手，因为在外行人看来，训练有素的掩饰行为，同弥天大谎相比较，是毫无两样的，同阴谋家、同骗子手也毫无二致。为此，我向出版商们一再解释，並着重提出，我並不期望公众仅仅凭我的言词就对我相信。我对我所谈的每一事件，每一事实我都能提出无可争辩的文字证明。我告诉他们，我掌握的全部文件和材料，都贮存在华盛顿一个仓库的地窖里——完全保险，十分安全。我在那里存放了十六只大衣箱和九只粗板箱，满满地都是文件。要知道，在我国参加大战之前，我曾主管过法国特务机关的工作，同老家伙艾德上尉共事；我也曾为英国政府、墨西哥政府以及美国政府工作过；我也曾通过威廉·J·伯恩斯的^①关系，为一些象 J·P·摩根和 H·C·弗里克这样的私人以及商业界和政治界其他领袖人物工作过。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所决定，我曾和我国政界和商界最有名的领袖人物有过接触。

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加斯顿·米恩斯一定要道出真象。

我还对出版商们讲：

“我不欺凌弱小，我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于妇女或儿童的事，我也不会贬低一位妇女或毁谤一位无辜者。关于南·布里顿，如果不是她早已谈出自己的往事，我是会永远保持缄

默的。但是，我现在所要讲的，並不致对她或对她女儿的品德投入丝毫阴影。

加斯顿·米恩斯即将道出真情！

在故事铺开时，人们必须抛弃那种自我陶醉已达数百年之久的文明假象，回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那些年代，回到博尔基亚①统治的中古时期。

故事的核心——哈定政府那关键的悲剧性的神秘内幕，没有被揭开过，甚至未曾有过暗示。故事遭到篡改，曲解，以至颠倒黑白，完全被谎言所掩盖。事件的真象是：有一根红色的线条——不，血红色的线索——把一整块织物束紧，造成一种怪诞的、戏剧性的挂毯式的效果，这条红线就凭借这种效果，使一些人和事错综复杂，互相交织，彼此牵连，这里面有政客、银行老嫗、富豪大亨、实业巨头、名人仕媛，下层社会、还有达官显宦、内阁成员，甚至还有一位白宫前总统。这一条血红的线索，浸渍在一位伤心妇女保持生命所必需的血液之中，而这位妇女曾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夫人。

我将拿起这条血红的绳索，解开每一个结，叫世人看看究竟。

这个故事不是一个虔诚而恭顺地记录下来的编年史，它是一篇美国生活实录，是一些非常重要而又具备十足的人性

①：博尔基亚，意大利费拉拉一望族。

特征的男人们的生活实录，这些人恰恰生活在一个强烈反映人性特征的时代——伪善、贪婪、巧取豪夺、骄奢淫逸。这个时代，曾因遍洒各族人民的鲜血而变红，也曾因充满白热化的疯狂行为而使人谈虎变色。这个时代，色调鲜明，到处是“口有蜜，腹有剑”——到处是疾迅的动作，狂风的速度——到处是野心勃勃，是眩眼的灯光和无边的黑暗——到处是背信弃义和变节求荣——到处是公开的阴谋和秘密的杀害，对照之下，令人感到多么惊愕！

我的故事将是真理和事实的记录。

H大街古老的绍莱姆旅舍旁边的那座在整个哈定政府时候，从誉满全国弄到声名狼藉的“神秘之家”以及K大街上那座所谓“温柔之家”，若同西比区第16大街903号那座楼房比较，它的重要性未免微不足道，903号正是给我准备的“家”。

第二章 私人侦探

“哈定夫人要我到白宫去。”

1921年10月末的一天，午餐后正是一点钟的时候，我在司法部自己的办公桌上处理着一些日常工作，这个念头始终在我的脑际回旋，久久不停。

那天上午11点，我接到一封短信，我把它装在外衣的内兜里，扣紧钮扣。原来刚过十点的时候，我的电话铃响了，对方告诉我说，一位华盛顿要人的私人秘书爱德华·B·麦克莱恩先生有一封信要亲自交给我，这位麦克莱恩先生的夫人是哈定总统夫人的一位特别密切的朋友。还要我立刻到绍莱姆旅馆的大厅去。过去我没有和这位秘书见过面，但他说此人认识我。

我锁好我的办公桌，前往绍莱姆旅馆。我走进大厅时，遇到一位大约3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面目清秀，衣着整洁。见面时他只说一句：“米恩斯先生。”

因为他是认识我的，所以这句话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句陈述语。然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封写有收信人姓名住址的信件，递给我，说：“我受命把这封信交给你。”

我回答说：“谢谢你。”